



孟子卷之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熊禾曰。一章言養氣集義。六章言仁政。二章言古聖賢。一章言各問之辭。餘出自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復扶又反

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

吾。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

問也。

輔氏曰。此必丑初見孟子時事。觀其語意。恐孟子不敢

以管晏自許。是全未知孟子也。○真氏曰。齊官既蒙桓
文。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季者亦慕之也。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又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曰然曰吾先子

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曰然不悅曰

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六反

離音拂又音增 勃音並音增 通攷 吳程曰唐韻雖有一音而於勃音註

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功孰是不安貌先

子曾子也艷怒色也會之言則也列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

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

之卑也西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使其見形旬反於施為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正天下

則其下不逮也然則曾西惟尊子路如此而蓋比管仲者何

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

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輔氏曰楊氏

明子路之才視管仲誠為不及然子路之所享則聖人之道

其於管仲之事蓋有所不齊為者或曰楊氏本說但云子路

譬之御者則範我馳驅者若管仲蓋詭遇耳此則是以御而

譬其所為未說到功效上今集註增益之曰子路則範我馳

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則是并與功辯說

了然後子孟子範我馳驅是一人一不獲又是一人一說遇是一人

獲禽又是一人一若作一人者則以子路為御之善而射

未善然射御又非一人所能兼者恐不若只從其本說之為

得也曰非是之謂也集註之意蓋謂子路是範我馳驅而不

遇王者故不獲管仲則謂遇以逢桓公之為故得禽多耳

鏡氏曰使王良得善射者而御之則範我馳驅正所以獲禽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子為之

曰孟子言也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

西與平

治國平天下 皆餘事耳

顯顯名也

通文

董聖門曰公孫丑問管晏孟子以魯西之言推尊聖門高弟淳十卷問子柳子思孟子以百

里奚之助名之蓋尊王賦霸者聖賢之本心賢才進退者與亡之大事一則責霸者之臣不能致君於王道一則美霸國之君能用賢者以與邦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王去去聲由猶通

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

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

然則文王不足法也

易去去聲下同與平聲下

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宣自年舉成數也

按禮記文王卅七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而終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

去聲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

下歸殷矣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

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

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

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朝音朝又音音隔又音

歷輔相之相去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

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于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般與皆

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曰故家舊臣遺俗善民是論在上下底

通文

趙直曰殷道至高宗復興武丁崩子

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崩子廩辛立廩辛崩弟庚丁立庚丁崩子武乙立武乙死子太丁立太丁崩子帝乙立

益衰子辛立謂之紂此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是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

今時則易然也

知音智鎡音茲

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同

此言其勢之易去聲也三代盛時王畿音不過千里通政

傳曰王制四海之內為九州州方千里而王畿居其一是亦井田之制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于四境言居民稠密也饒氏曰勢是指事力而言有地則有財有財則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衆則兵強既富且強所以率事易文王百里地所以難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惟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

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善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遠於置郵而傳命郵音

置驛也郵音驛也如漢五里一置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

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

倒懸論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

易而德行速也饒氏曰孟子亦只是合諸侯以尊周室但孟子之名以蓋其後諸侯之實其所為實文武之罪人也王霸之分只在誠偽孔子作春秋亦不過欲諸侯尊周室循周制而已又曰德之流行即是應前而後可以乘勢有德字蓋德是本全若無德雖有時勢何以行之先師曰丑並論管晏孟子只及管而不及晏蓋晏之事功又在管之下不必言也晏事景公政在陳氏晏未嘗當齊政也晏才不及管而其人稍止於管子所以置晏不言而專及管故

以孔子論管仲言霸桓公

此見其操矣

論霸術不同

以孟子之說管仲言

臣得天下
行君專
功政久
烈政卑

初而尊中國
此見其舍王
道而用霸術

以文王之時詩言

天地莫非商有
一民莫非商臣
湯至武丁多賢君
紂去武丁有賢人

孟子三卷四
此見其時之難

論王道不同

以武王之時詩言

齊有其地矣
齊有其民矣
飢者易為食
渴者易為飲

此見其時之難
此見其時之易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

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

乎？四十強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

心之謂也。事大恐，事小懼，事小恐，事大懼，此皆動心之謂也。

所以動心者，以其心有所不安也。心有所不安，則動心矣。

言無所疑，則心不動。心不動，則德立。德立，則道明。道明，則

言為先。立之，則德立。德立，則道明。道明，則言為先。

動心者，先立之，則德立。德立，則道明。道明，則言為先。

此章當作五節看。疑懼二字包。章大意而直字貫乎其中。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

心。賁音奔。

孟賁，勇士。賁，音奔。孟賁，音孟賁。孟賁，音孟賁。

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

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未足為難也。語錄孟子曰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少動其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有主二字包得闕下文文顯全言曾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

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厭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黜伊紇反撻奴

效反朝音潮乘去声

北宮姓黜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刺而轉睛

逃避也挫猶辱心膚毛布以毛織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

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中嚴長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

也黜蓋刺客之流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輔氏曰集註

之流以其言所謂視刺萬乘之君若若利褐夫而知之也必

勝為主亦以其言而知之惟其心必勝人為主故無有尊

卑視之一如匹夫不受其挫必反報之。饒氏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

已矣。舍去声下同

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

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

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語錄量力慮勝是畏三

云我則能無懼而已問施發語声曰此古語說後面只稱舍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

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

黜務敵人舍專守已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故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以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黜為得其要也語錄問子夏篤信聖人曰亦無事實可指伯輔氏曰黜務敵人謂專以必勝於人為主也舍專守已謂專以我無所懼為主也○鏡氏曰曾子反求諸已便是聖人與他論語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已以審其理而後信子夏篤信聖人則以聖人之言為必可信不問論得是與未是便信了孟施舍取必於已其氣象似曾子之反求諸已此勇有所似非論其是非等微也然將二子所守來此量則孟施舍守其在我者為得其所守之要且○凡言守約不是守這約約要也言守定這約則守字死了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陽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声端

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

子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衡與橫同縮為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語錄儀禮記多有縮字直縮為惴蓋本於此乃一章大指所繫不可失也○黜舍是不畏死而不動心告子是不認義理而不動心曾子是自反而縮而不動心○鏡氏曰縮不縮指理言不惴吾在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曲則氣餒吾之理不直雖一夫之賤亦為之屈吾之理直雖千萬人之眾在所必伸孟子因丑有謂孟賈之語所以先說黜舍然後說歸曾子來○魯齋王氏曰朱子曰子養氣之論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焉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先師曰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之直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子之論至此始精細下文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之說蓋自此自反而縮發之也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語錄不動心章孟子說曾子謂子襄一段已自盡此一段為被地轉換問所以答得亦周匝然後就前段看語脈氣象雖無後截亦自可見前一截已自具得後下問許多意思

足。饒氏曰：或問孟子之不動心如何原於曾子。曰：浩然之氣便是大勇。以直養便是自反而縮。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便是自反而縮。通。許謙曰：章首至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志之夫音扶

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謂告子之言又斷下亂反以已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會蓋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未嘗謂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

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去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為志之卒徒者也呂志以爲帥氣為卒徒此蓋就帥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字上生出卒徒字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下文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其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孟子告子同者在此○語錄告子天資剛勁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所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之驗也○告子只去守箇心得定都不得於言而面是亦得不是亦得孟子之意謂是心有得失則見於言如用病見於目相似○以下文謂是心有反動其心則勿求於氣之說亦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言則雖發於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障離窮之病則外有謬隘邪道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

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不知言便不知義。所以外義也。其言理深矣。故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勤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言能終不動哉。○落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養即無暴氣。發得暴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自其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又無正忘助長之弊。力為能致養也。○通曰。集註於持志。謂守其志可也。必曰敬守其志。添入一敬字。最有意。蓋孟子養氣之功。在集義而所以集義者。在敬。敬義夾持。方為成德之事。或疑兩言字不同。告子不得於言。已之言也。孟子知言。天下之言也。愚嘗應之日。理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於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也。○通曰。全覆祥曰。孟子不動心。本是其理。明無所疑。氣充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育

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如備反。顛躓至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發出。來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語錄為告子將氣說得大低了。故說志最緊。其氣是兩邊做工夫。志即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養心。不是持志外別有箇養心。如喜若當喜也。須喜當怒也。須怒。這便是持志。若喜得過分。一句喜怒得過分。一句怒則氣便暴了。志却反為所動。蹶趨是氣也。他心本不會動。只忽然一暴。打一反。暴則其心便動了。○問蹶趨反動其心。若何。是志養得定。莫須蹶趨。亦不能動得。否。曰。人之奔走如何。心不動。曰。蹶趨多。趨於卒然。不覺之際。所以易得動心。曰。是問在車。蹶趨多。趨於卒然。不覺之語。其氣今既無此不知如何。而為無暴。曰。凡人多動。作多語。其氣力所不及。底事且如何。行得五十里。却硬要行百里。皆足暴其氣。孝者須事事節約。莫教過當。此便是養氣之道。○問貴書曰。志一動則動氣。二一動則動志。外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二一說孰是。曰。此必一日之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而所記各有淺深。類多如此。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此言未說動氣動志。而先言志動氣。動志。一動則動氣。氣一動則動志。不若後一說。所記得其本旨。蓋曰。志專一。固可動氣。而氣專一。亦可以直動其志也。○或問持志養氣之為。交養何也。曰。持志所以直其內。無暴所以防於外。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

亦反為之動。輔氏曰。志者心之所之。故可言向氣則發出。來在是兩在字相照。應察理精矣。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

論發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已將
無一息之不存矣。魏氏曰志帥也氣卒走也如周亞夫軍
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此固是帥之定處然設或初他
不已自家如何睡得不安於此見其志之不可不養也
齊皆所以足容重手容恭言容靜氣容肅行中奮和步中
功則就其動而有所向處用力若心則不可言持矣故志字
尤切後云氣壹即動志即力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器之可見
動其心中常有九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
多十中亦有一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
養氣動其心為第一所以志為至氣動志之說蓋言志動氣之時
是氣上工夫孟子之自得至於大而將進於化正在於此
公孫丑曰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孟子因
者理之宜合道者容有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
道此孟子所以言氣配義與道而其宜合道者容有不復更言持志道者事之理義
其下文詳言集義而不及道也

敢問夫子要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

公孫丑復疾又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

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

所以然也語錄知言便是窮理不先窮理見得是非如何養

子論浩然之氣一段緊要全在知言上所以人孝許多工夫

全在格物致知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與王如致知

格物正心誠意之類若知言便見得是亦邪正義理昭然此

浩然之氣自生知是知得此理告子便不理會故以義為

外通論語亦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但論語為初學而害

故集注但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孟子則自言也故

集注釋之此論語尤詳且重論語之知言為知人之

端入德之事孟子之知言為養氣之本成德之事

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
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文集浩然之氣乃指其未來體段
言其用饒氏曰孟子之言善養氣是以成德言非是流
工夫下文必有事焉而勿正以下却是說養氣做工夫
通曰集註章句言復其初者凡二論語謂人之性其初本善
孝者當明善以復其初大孝謂人之心其初本自光明孝者
當明之以復其初此言人之氣其初本自盛大流行惟孟子
能善養之以復其初然非孝以復此心此性之初者未必能
復此氣之初也故孟子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道義而於
子養氣先之以知言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音扶道義而於
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或問知言養氣之說曰

開其前故無所疑養氣以培其後故無所懼如智勇之符言以

敗之形得失之義已判然於胸中而熊虎貔貅百方之衆又

皆望其無前其視告子之不動心正猶勇夫悍卒初無制

也其不為人所擒者特幸而已告子之孝也雖無所考蓋然

以張本於前後之言反覆求之亦曉然可見矣先引告子之

之則告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求而

即孟子所養之氣也以其異者而反之則告子之所求而

此之相形前後之相應固有不待安排而不可多疑者

也道也義用也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

無餘一事來則以一言道義以該體用也知言則於道義究極

觀貼得起勇猛果決而不留行夫復何疑之有養氣則於道義

即足智者不惑通曰章首公孫丑問動心集註以爲有所

也恐懼一惑先懼而後疑者懼者心之動疑者心之動此則

故先疑而後懼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

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然不顧非真能無懼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言以言語形

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語錄

然之氣與血氣如何曰只是一氣義理附于其中則爲浩然
之氣不由義理而發則只爲血氣然人所稟氣亦自不同者
稟得盛者則爲人強壯隨分亦有立作使之做事亦隨分做
得出若稟得衰者則委靡巽懦都不解有所立作唯是養成
浩然之氣則却與天地爲一更無限量○孟子先說知言後
說養氣而公孫丑先問氣者向來只爲他承上文先論志氣
而後言也今看來不然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
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孝說正心誠意只合殺
在致知在格物一句
蓋是用工夫起頭處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去聲至剛不可屈撓女巧女蓋天地之正氣而

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輔氏曰初無限量便是盛大

浩然之惟其自反而縮照應本章上文釋之以直則得其所

氣也

養而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

充塞無間乎天地間而無有間斷之者矣。語錄問伊川於

至夫至剛以直點句先生却於剛字點句曰若於直字點句

則養字全無骨力。至大至剛氣之本體以直養而無害是

用功處塞于天地之間乃是一箇心。問他書不說養氣只

子言何懼處來。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別將箇甚底去

憂何懼處來。曰這源流便在那箇心。別將箇甚底去

看這氣便是養氣。知言便是知得這義。人能仰不愧

思如長江大河。浩然塞乎天地之間。○纒說浩然便

之類皆低。不可語此。丑本意只是設問。孟子能當得此

就問答本文看之。便見子細。○魯齋王氏曰此所謂其爲氣

其爲氣也。氣之用。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

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

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語錄天地之氣無虧欠時。透

便是稟得這箇氣無欠。輔氏曰浩然之氣。剛雖金石也

則全其本體而塞乎天地。若不務集義而所爲一有私意

開子。則便不流行而致然。然之不足。以充乎身而失其

之體也。○通曰此氣是天地之正氣。心得其正。便是

所得於天。○通致。不從至於郊。則格朝則享。鳥獸魚鼈咸

人倫日用。不言何如。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如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輔氏曰此意本於李先生曰配是

蓋道義是虛底物。本自孤單。得這氣觀貼二字說。配

所不待。今人做事。亦有合於道義者。若無此氣。則只

衰凋底人。李先生又曰氣與道。不是一箇物。相補

來說。得道理好。孟子分明明說。配義與道。不是一

是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所謂一字說。出此

於精發出來。故朱子用此意。而所謂一字說。出此

助之。能夫以此合彼。而有助於彼者。也。蓋理氣不

理爲主。理以氣爲輔。犬凡人不能爲善。爲是無義者

那氣來。觀貼有那氣來。觀貼起做。得定是有義者。人

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

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

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

便不足仰不愧俯不作... 是自然之氣... 此浩然之氣... 集義是也... 非已之有也... 字與生有也... 然無生底面取... 直以義為外... 不然而如子... 會因義為外... 不然而如子... 體義是道... 義與道其用... 不謙則義... 則道義亦... 二則道義... 通生此是... 集註訓謙... 字正與廣... 言自反常... 之論正自... 夫子所謂... 自反而縮... 來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害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上声揠烏入反害上声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極是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滴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顯也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通鑑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孫子遂如楚乞師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

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按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

曰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又反說曰正之不得

而妄有作為前後相應孝者當字字體認如告子不能集

義而欲疆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

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輔氏曰所謂振而反害

通攷詩謙曰履由一段八十五字專言私意害氣之大○黃

夫不可緩勿助長是又不可急如煉丹有文武火火冷則灰

死火猛則用走推慢火常在灰中可使二三十年伏火然後

養得成丹孟子下工夫有節度如此

何謂知言曰設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

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復扶又反

此公孫丑復扶又反問而孟子答之也設偏跛甲義也淫放蕩

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

沈俗非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

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

達而無病為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語錄設淫邪道

相因心有所蔽只見一邊不見一邊如楊氏為我輩氏兼愛

各只見一偏故其辭設是偏跛此聖人平正他只見一

邊字凡從皮皆是一邊意如跛是脚一長一短跛是山一

斜蔽則陷陷深入之一邊義也是身陷在那裏如陷溺於水

水不見岸了故其辭放蕩而過說得周無濇如陷溺於水

深了於是向背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

辭邪既離去了正路却正路開去愈遠遂與正路相離了故其

於窮窮是說不去也故其辭物事不成物事竟用不得遂至

子本是不按一毛以利天下却論天下非一毛所能利矣子

本說愛無差等却說施由親始似佛氏本無父母却說父母

皆是道辭○問楊墨以說莊列似淫儀秦以邪佛似道曰不

必如此分別有則四字者俱有其序自如此○孟子說知言

天下之說淫邪道四字與非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蔡

氏曰知言則善惡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蔡

氏曰知言則善惡是與非而已既知得箇非便識箇是矣○蔡

因元亨利貞起於二元一義禮智起於仁意必固我起於意誠
淫邪遁起於被當者四箇所字如看病相似被淫邪遁是病
証之蔽在窮是病源所蔽所窮是病源之所在墨
氏之蔽在於見仁而不見義楊氏之蔽在於見義而不見仁
其蔽雖同而所以蔽則異孟子之言如明醫然才見病源便
無病源在何處欲治蔽則異孟子之言如明醫然才見病源便
為孝弟所蔽有為習俗所蔽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
謂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之道當如何曰孔子嘗
言通曰集註釋我知言曰識其是非非得者當自好聖賢之
天下之病者其然也非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持上文
亦其失者而兼之也非所謂心之失者即所以然也持上文
下文則曰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則既釋蔽而窮四者而
病又提出蔽便無下面三字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無而無
謂無所蔽便無下面三字蓋四者之失必起於蔽無而無
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
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發於其政
害於其事先政後事者自大本而至節目也闕楊墨處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先事後政者自微而至著也○饒氏曰政者
所發於大体事者政之條目心總不正到發於其政皆心之
後篇論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條目上既發於其政皆心之
知○通曰所謂害者皆指異端之害而言談淫邪遁之言即

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
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集註於養氣知言兩
以終前不得於言至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特
權衡以較教音輕重學字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
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難於堂下衆人之
中則不能辨矣此言必有超於衆人之見然後能知衆人
心通乎道之說使是發明知言之要亦須格物上微來道便
是箇推衡以道觀人如持權衡以較輕重無有能逃之者知
言便是知道孟子不欲以知言自謂所以知言者告子以
義為外所以只取必於口全不知道自謂所以知言者告子以
謂道辭○先師曰此章甚長頭緒頗多其要旨未易究也知
子養氣下集註標出綱領而末及所以能知言養氣之本朱
效蓋推窮理為能知言推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
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
此章要旨推此帖盡之而無餘蘊集義故能養氣孟子所已
言窮理故能知言孟子所未言心通乎道而無礙於天下之

理程子固言之而提綱挈領以示後學未有如朱子此帖之
明周備者也明理以知言知之之專集義以養氣行之之
事不出乎知行二者而已此章雖未終於此而正意正於此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

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

此一節林氏以為以公孫丑之問是也林氏名之奇字說辭

言語也如說者非德行得於心而見形旬於行事者也三

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

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公孟子乃

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

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語錄問善為說辭則於德行

言皆其自己分上事也曰得之○輔氏曰知言則在人在人

一也知其如此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生豈

非德○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

已通曰此以後因公孫丑提出一聖字為問故專發明一聖字

曰然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

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未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

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

居是何言也惡平声夫聖之夫音扶

聖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

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

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中庸成已仁也足體成物智也是用此字不厭智也是體教

不倦仁也是用○饒氏曰不厭不倦猶粘上聖字說言字聖

人之道而不厭又以聖人之道教人而不倦○子貢此言

與中庸不同詳見中庸第二十五章章句或問輯釋論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

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

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上声下同也公孫丑復扶

反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或問聖人而能得如游夏得其文孝子張得其威儀皆一也也推類淵將閱氣質不偏理義完具獨能具有聖人之全体但未若聖人之大而已之無限量之可言故以為具體而微耳

曰姑舍是舍去聲

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按陽李氏曰問如集註之

說則孟子猶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之志願幸孔子是誠有不足於顏子者蓋非不足於顏子之志願幸短命而未至於聖人之域前輩云纓孫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然立志之後須要力行以酬其志不可徒有此志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

伯夷孤竹君之長上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上士湯聘而用

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去聲湯而伐桀也公聖人事詳見反形旬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魯齊王氏

則孝孔子後四段盡在此句。通曰孟子以顏子具聖人之體下而未極其大故欲孝其大者以伯夷伊尹有聖人之德而未極其全故欲孝其全者故此以下則專言夫子之聖通攷許謙曰宰我子貢至所願

是答知言以後之意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音

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去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或問伯夷、伊尹之行，一

下有所不為，何以言之也。曰：以其終國而逃，讓伐而餓，非道

義一介不取。予觀之，則可見矣。魯齊士氏曰：此亦是自反

而不為也。所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

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上文德之盛，根本之大

大，根本節目同，而小處不同，皆可以言聖人。若大處不同，則大本已非，五何可以觀之哉。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

不遷，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

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

而空譽，評之，明其言之可信也。語錄：汙是汙下，不平處或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後世聖賢之君不作，其端漸微，苟

無所據，依以入堯舜之道矣。輔氏有言：當時若無孔子，今人

連堯舜也。不識由此言之，則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功業豈不賢於堯舜遠哉。

宰予此言，可謂深知孔子其得在言語之科，宜矣。此孟子所

以表而出之於子貢有若之言之先也。故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

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楚宜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

差等，猶言品第。情實也。以見禮知政，聞樂

知德，二句鑒之，比自不能逃於洞察之下。而見其皆莫若夫

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

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堯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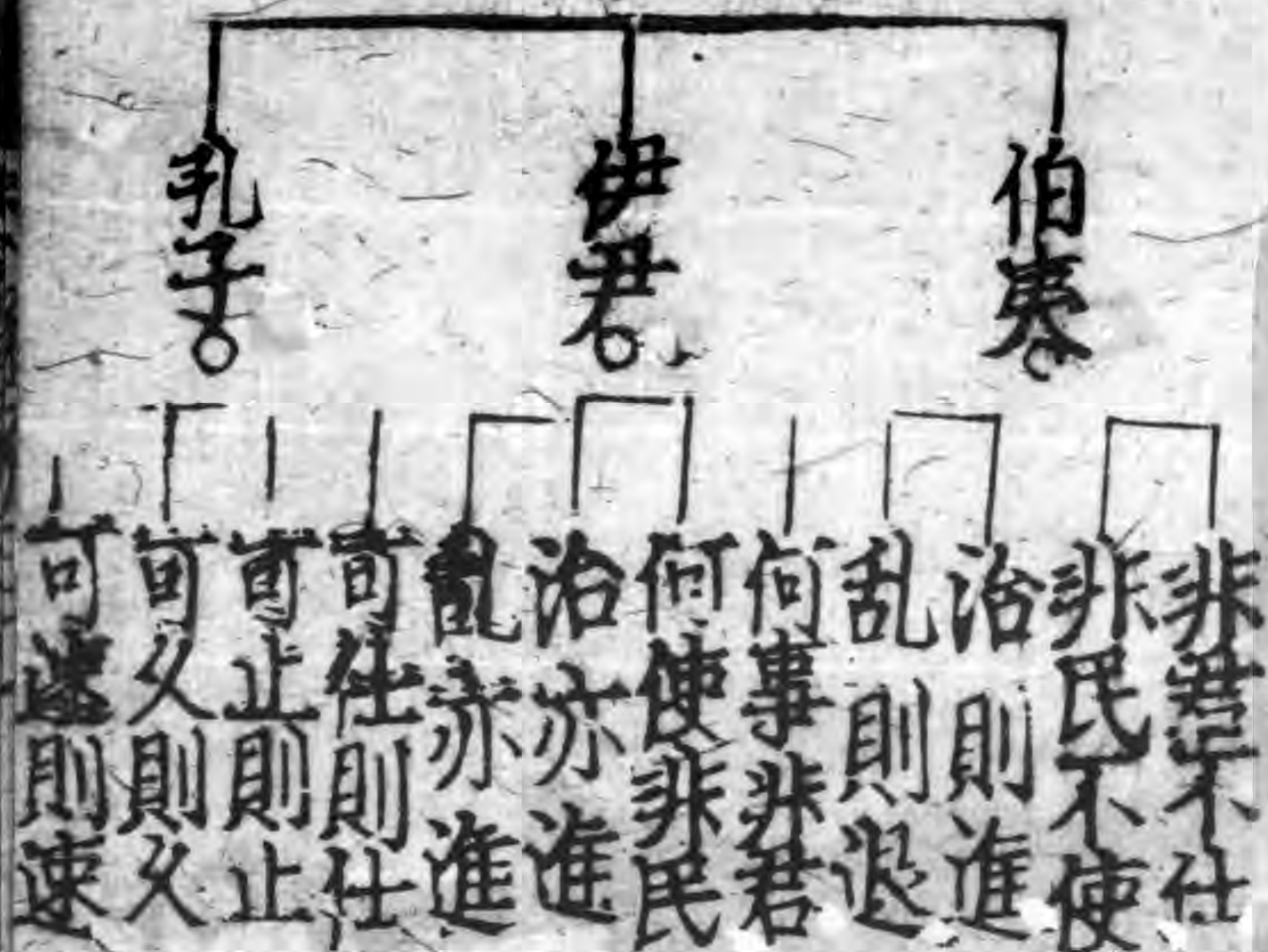
麒麟毛蟲之長上陸鳳凰羽蟲之長下陸堙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按特起也特挺然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眾人此聖人字是泛說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指養氣知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反色相也也通曰：公孫丑疑孟子動心之孫丑疑其知言養氣之既聖孟子遂極言養氣知言之盛也。夫子之聖不假乎養氣知言孟子之聖乃李而不至聖道也前後之言若不相貫而實相貫推尊孔子承日伯夷伊尹於孔子至章終為第五節○涂潛生曰：孟子養氣之論雖曰擴前聖所未發然遊而求之子思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即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宰我善為說辭由知言
子貢善為說善為說
冉牛善言德行由養
顏淵善言德善言德
夫子聖此中知言養氣見孟子之所長
惡是何言也此孟子不敢當意

孔子不厭不倦知以自明
子貢皆有一體不能具全
子張皆有一體不能具全
冉牛皆有一體不能具全
顏淵皆有一體不能具全

夫聖不居此言孔子是何言以孔子自比
敢問所安此言孔子是何言以孔子自比
始舍是此言孔子是何言以孔子自比

三聖同異



此見朝議三聖得自皇地皆能此見其有天下乃根本是則同為聖行一不義此見其得天下心之正皆不為乃節自殺一不辜之大者於此

孔子所以異。

宰我所言
子貢所言
有若所言

賢於素
賢於舜
見禮知政
聞樂知德
出於其類
按乎其舉

以觀於夫子
而論夫子
此以二帝
此以百王
未有若夫子
而論夫子

此上文
孟子所
以有志
於聖
而自任
之重者
如此

右第一章

不見總圖
不再出

孟子三卷廿一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六國以德行仁者王

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又王以百里

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為功者

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

無適而非仁也誠心言德字

得來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來便是仁且如湯不瀕聲色
不隨貨利至彭信米民是先行出而底方能彰信兆民救民
水火之中若無前而底雖欲救民不可得也武王曾聰明作
元后是宜聰明方能作元后救民水火之中若無這曾聰明作
難欲救民其道何由○行仁便自仁中行出皆仁之德若假
仁便是待其甲兵之物財賦之多須有如是資力方可服人

是假仁之名以欺其眾非有仁之實也○饒氏曰朝字亦作
伯伯字點發便是講字王字點發便是王去聲字如齊以包
茅責楚其專屬義孟子不說假義却說假仁仁仁仁仁仁仁
言仁則義在其中如代源示信大鬼示孔皆假仁仁仁仁仁
揚奐曰二代之前功為德之輔二代之後功為德
之賊求速效者必入於霸霸者始強而終弱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

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賡時驗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

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輔氏曰以力假仁者偽也何
以德行仁者誠也所謂誠者成己成物者也己以偽感人以
偽應己以誠感人以誠應己如形聲影響之相隨蓋不容於有
也○齊曰曰志完此字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
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

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或問以
曹伐庸之事而視夫東征西怨虞為贊成者則人心之服與
不服可見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就餓而不去此又

通

非有名也勢力以驅之也孟子曰此章視仲舒美玉賦之喻前荀卿降禮尊賢重法愛民與夫辨而王。駁而霸之說皆為優矣。先師曰王道純乎天理。霸之假維。人欲崇王道黜霸功。亦擴天理遏人欲也。

以霸言

齊桓 晉文

以力假仁

此因事而借之 以為功所以霸

以力服人

此見其霸非心服也 於偽皆出 力不瞻也

此以偽威亦以偽應

以王言

商湯 周文

以德行仁

此見推之而無非仁所以王

以德服人

此見其王中心悅而於誠皆本 誠服之也

此以誠感亦以誠應

右第二章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声下同

好聲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語錄此亦只是寫下等人言若其上等人他豈以榮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輔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此章近之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閑音

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禮記表記曰畏下皆彊仁之事曰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

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二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

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春秋傳曰及猶及也及是時而明政刑則書所謂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之意此一節即應仁則榮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

最悔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

侮之徹有列反士音杜

詩幽風鴟鵂反鴟武彪反

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音纏綿補茸反

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

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

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

道乎孟子凡兩引之彼則為詩者知率性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魏氏曰般樂則不暇貴德尊士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禍也皆自已求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

孽不可活此之謂也孽字魚

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福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各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言作

道音道道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蔡氏曰及時明政刑自

時而樂教自作孽也不仁之辱如此先師曰記曰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畏罪者獨仁此因戰國諸侯惡辱而刑以仁者安

正畏罪強仁之事勉之存天理而享仁之榮戒

之術人欲以遠不仁之辱亦過人欲擴天理也

貴德而尊士

此乃強

明其政刑大國必畏矣

此福自

永言配

此福

仁則榮

不仁則辱

此理

好榮

此情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

此榮

孟子三卷廿四

然

常

然

惡辱居不仁

此非去

般樂怠教是自求禍也

此禍自

自作孽

此禍

右第四章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

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饒氏曰俊傑即指賢能尊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通政曰廛

市者貨財諸物郵舍之稅所謂列肆之數或治以市官之法通政曰廛

而不賦其廛通政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錄

察異服異言之類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語錄

有罰則商賈百物皆入信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

解見形旬前篇饒氏曰關譏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

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

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

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

之智也不可活證

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語錄問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亦不可考又問民无常產

者罰之如何恁地重自後世之法与此正相反農民賦稅十錢却重而游手浮浪之民泰然都不管他○輔民曰先王之

所政宅不種桑麻与閑民無職事者上之人皆有法以抑之此

過寡孤獨者而已戰國時如夫里之布一役取之皆未流

之害縱人欲滅天理者也○饒氏曰家征是力役之征如今

租里布是布縷之征即五畝之稅如今納輸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

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

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

若湯武是也饒氏曰吏君所命天吏天所命者可以刑人殺人凡有罪者得而刑殺之天所命者可以

以征伐人凡暴亂之國皆得而征伐之○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

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行之以先王之法皆所以遏人欲廣

天理也

尊使賢俊而士皆悅

不征不墨而商皆悅

關譏不征而旅皆悅

耕助不稅而農皆悅

無夫里布而民皆悅

率其子弟攻其父母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此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

此言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

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語錄天語包著地別無所作爲

只是生物而已譬如飯飯蒸飯從裏面蒸上到上面又下來

只管在裏面裏便蒸得熟天地即是包得許多氣在這裏無

以行王政言

以不行王政言

右第五章

鄰國之民皆知仰之此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

生民以來未有能濟此言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

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
故物物皆具此理何况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饒氏曰不忍人心慈愛惻怛才見人便發將出來更不忍
不忍人之不忍人心也仁之為德在天也則為生物之心在
生物之心程子曰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正是愛人之謂心
曰不忍即後是仁也若見此而不動心則頭忍非人矣天地
測隱之心以後當之見儒子將入井而惻隱者何也蓋不忍
德即所謂得天地生物之心好生好生之心也

先王有不忍人之政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
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仁之隨感而應

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真氏曰人有不能達之於用惟聖
人全體此心私欲不雜故有此仁心便有此仁政自然流出
更無壅遏天下雖大運以此心而而餘矣○饒氏曰斯猶即
也聖人之政不待充廣而後能也若衆人則須待充廣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

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內讀為
去聲下同

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
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

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满腔反活立子是惻隱之

心謝氏曰人真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
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去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語錄方乍見孺子時也着手
眼思量到問心所發與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
身皆是無處不發見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亦豈無
此心○惡其聲曰惡被不教人之名○腔子猶言軀殼身痛
處最爲切若於此見得則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
不得却去腔子外尋則莽莽蕩蕩無交涉矣又曰腔子身裏

與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與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惡痛。此則為惡。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皆者皆己之
物。讓者推與他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但仁是總名。若說仁
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
。問四端之端。集註以為端。端。向見蔡季通說。端。乃是尾如
何。曰。以休言。言之有休。而後有用。故端亦可謂之尾。若以始
終言之。則四端是始發處。故亦可謂之端。緒言之。二者各有所
指。自不相礙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之主。
宰之也。動靜皆主。宰非是。靜時無主。智各有界。根而其性情
也。玉山講義。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其界。根而其性情
用。又名有分別。又須見得。仁是生底意思。貫通周流於四者
之中。仁固仁之本。義則仁之斷。禮則仁之節。文則仁之
長。秋則生之收。冬則生之藏也。北溪陳氏曰。四端之說。是
說外面。可見底。以驗其中之所有。惟是有四者之體。故四者
端緒自然。發見於外。○潛室陳氏曰。端者。端倪也。物之緒也。
譬之繭絲。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得內有一團。絲若其無絲在內。
則緒何由而見於外。○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本不可以各
自言。孟子時。異端並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苟曰。渾然
本體。則恐為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
別而論之。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統都
是一物。所以外邊變動。其中便應。如赤子之事。感則義之理。便應。
便應。而則惡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恭
敬之心。形如妍醜。美惡之事。感則智之理。便應。而恭

形。蓋由其中間。發理渾然。各各分明。生外邊。所遇隨感。隨應
折而四之。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稟然有條。如此。則
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渾然全體之理。無聲臭之
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稟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
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而後有枝葉。見其
枝葉。則知其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緒之發。則可驗。○
氏曰。孟子論性。唯是這一章。論得最分明。○甫田黃氏曰。注
謂端首也。疏謂端本也。集註以爲緒也。如纜絲然。先尋其緒。
則千絲萬絲。纒繞而上。○先師曰。性情字。皆從心。心涵養此
性。心統性也。心節制此情。心統情也。性如在營。心則兼動
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心。○通攷。語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
統性情。當以是觀焉。○靜而言。統猶兼也。性情皆出於
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知是
之動也。實有此性。不能不發動。其發者。性之實也。是為情。即
孟子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故情字。常訓實字。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
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支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
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未足以事父母。

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發見反形句知皆即此推

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去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

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

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語錄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

者又要推出去此章是也孟子入來如求放心一放一闔一闔道此惺然○上帶知皆擴字說蓋知得了要

推廣而後能充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是謂與天推廣而後能充此心之量下云苟能充之是謂與天

這裏推將去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待充則填得來滿子如注水相以推是注水以下及人之幼

無緣得這般子滿只是空穀子○儲氏曰集註即此推廣是

至於無一事一物之不變是充仁之量禮智皆然人不能充則四

端之流行發達常如火始然泉始流其勢方張而不可遏使

始達而即墜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而即滅泉

是發明而即墜便只恁地休了所以集註云日新又新而即滅泉

能日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知皆擴而充之意問四端衆人皆有若擴充之中若有能

函甲也。側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詘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夫音扶反。

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赴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意，本不言擇里。孟子引之以證擇術，微有不同。集註於此，只以孟子之意，釋孔子之言。

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句出易乾卦文言，引以為證。元之最先，曰人先得那生理道理，所謂心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也。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去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

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首氏曰：仁乃我之誰能止者，乃其心於不仁，豈非不智乎？故仁者，常欲為相須焉。不仁者，不智矣。下文言之，不智，斯不仁矣。此是也。

不仁，不知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由古，猶司。

以不仁，故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輔氏曰：不仁則頑，不智則情，然無知，故不知禮義所在。

如恥之，莫如為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此章之意，是為當時君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大氏謂此章與仁則榮二章之意。

同。皆是教時。君因取辱而勉於仁。言不能行仁。則既無尊爵。之可貴。又無安宅之可居。安富尊榮。皆無之。而為人之役。不免焉。則不當歸怨於人。但當反求諸己。已能為仁。大國安能役之。此役字。即小國役大國。楚六千里。為誰人役之。役。先師曰。此章以尊爵安宅論仁。其理甚精。微也。人為仁。由其意甚切。非我。不在人也。仁。固包義。禮。智。然。人所以不為仁者。由於其非之心。不明與羞惡之心。不正耳。故孟子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之發。是以非之。智而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

以本心言

矢人函人
巫者匠者

豈不仁哉

此見
皆看
惻隱
之心

以術言

矢人惟恐不傷人
匠人惟恐傷人

此皆利
人之死
不可
此見

當擇術
當謹

以不仁之可恥言

人役而恥為役
由弓人恥為弓
矢人而恥為矢

無不自已而求

以仁道言

天之尊爵
以為天言
尊爵
為人言
安室
不可離

莫之禦

此見
仁道
不仁
之為

此言
人自
不智
不為

由
無禮
無義
不智

由不
智
不
人役

此棄
尊爵
安室
以為
人役

以知耻莫如為一言

仁者如射射者
正己而後發而
不中不怨勝已者

無不反求諸己

右第七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

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

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

師矣程子深資子路欲孝者師之以修身補過也○張氏曰

人議已各則安其故常而不能從

禹聞善言則拜

善言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音洛

言舜之所為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矣天下之善

而不為私也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

則不待勉強解樂字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人能無私於己故有物我之分焉惟舜之心無一毫有己之私

是以前能公天下之善以為善而不知其孰為在已孰為在人

所謂善與人同也舍己從人言其不先立己而虛心以聽乎

天下之公蓋不知善之在已也樂取於人以為善言其見人

之善則至誠樂取而行之於身蓋不知善之在人也此二者

善與人同之目也然此二者本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

之心衷裏無間如此耳○鏡氏曰舜之稱克方以舍己從人

為惟帝時克聖人雖生知而不自以為生知常虛心以受人

之善一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聖人之無我而非人所及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清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

通鑑史記五帝紀舜耕歷山歷

山之人皆讓舜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舜居陶歷山在河

東雷澤夏水在陶今屬濟陰河實濟陰定陶西南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

為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

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

此輔氏曰舜之取人以為善初未嘗有助人為善之意也子孟

此子推說其善故以為取諸人以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

因吾取人之善以為善而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此章

則長聖人成己成物之事故曰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

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

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輔氏曰集註所謂聖賢兼子路禹

樂善之誠皆無彼此之間未二句却單說舜○倪氏曰孟錄

曰二者本意只是取人但有淺深而與人為善乃是子孟子拜

疊一意以發明之即此條以證集註之說則是三人皆有樂
 善之誠子路樂於聞人告之以有過禹樂於聞人之善言而
 拜舜樂取人以為善雖有淺深是皆在入者有以裕於已也
 未一句所謂在已者有以及於人乃是申明孟子再疊之意
 耳輔氏謂末二句皆單說舜獨恐未然○語錄禹聞善言則
 拜猶著意故舜與人同是自然氣象聖人之拜固出於誠意
 然拜是容貌間未見得行不行若舜則真見於行事處已未
 善則舍己之未善而從人之善人有善則取人之善而為己
 之善人樂於見取便是許助他為善也○先師曰舜事履於
 禹禹事履於子路然孝者之希賢希聖未有無其序者常入
 物欲皆背理違道過飾非視子路之心已相皆馳何敢言舜禹事
 已私始漸能如聖人之去與人為公耳

聖賢樂善之誠



告以過則真
 聞善言則拜
 舍己從人樂
 取人以為善

勇於自脩
 屈己以受
 大公無私

皆無彼此之間

右第八章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
 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
 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声
 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汚去声也
 胥趙氏由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
 潔而切切於是也合趙氏說文二已語助辭此言伯夷之清
輕與人群也語錄出所謂清者不就惡人耳若善辭
令而至固有時而就之惟伯夷不然所以為聖之清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
 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

音但揚音錫柳下惠反程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

通

柳下惠氏展

困也憫愛也爾為爾至焉能挽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

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評也

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音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絕也語錄問集註謂不隱賢不枉道也

道意相重曰兩句相承只作一句讀文勢然也

作不蔽賢謂其下文云必以其道若作蔽賢則下所以不詳

矣○不隱賢謂不隱避其賢如已當廉却以利自污已不當

却以法自外之類乃是隱賢是枉道也○饒氏曰他人不當

汗君不卑小官必至於是苟進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

裼裸程而與之借則必至於流而柳下惠則不隱賢他人見袒

失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和而異乎常人知之不自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隘狹窄反側格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去固皆造反七到乎至

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清錄伯夷既

曰惠統和必有不恭處孟子恐人以隘處為清不恭處為和故

人如此其心玩世視人如無也○清和皆是一偏○李之便有

隘不恭處使儒夫孝和愈不恭○清和皆是一偏○李之便有

師謂不能使薄者實鄙者敦頑者廉懦者立而君子不由其

此只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為○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

乎中庸之道故君子所不為○通曰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不合

子所願孝先師曰孟子一書言夷惠者不一以百世之師

稱之少聖之清和許之此章則謂其隘不恭似若相反蓋孟子

至矣呂伯恭曰李伯夷者未必不可得其清而先得其隘○李惠者

未必得其清而先得其隘○李惠者

易至於不恭而先得其清○李惠者

可**通**破程復心曰動作切只是不汲汲於就人汲汲於去

伯夷柳下惠

以真信言

伯夷清一不屑就所以清

皆造乎極

以所偏言

伯夷隘一若將挽所以隘

不能無弊

柳下惠和一不屑去所以和

右第九章

孟子卷之三

孟子卷之四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註行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並去之屬也通攷金履祥曰此

方位法也支即十二支干即十幹甲如木之有幹十二辰
 如木之有枝唐李靖用兵精風角孤虛空亡也虛空亡對宮
 歲孤虛太歲後二辰為孤前四辰為虛月孤虛正月以子
 為孤午未為虛旬孤虛如甲子旬則戌亥為孤午未為虛餘
 二宮生旺八卦冬至次壬辰相立春震王與相之類皆是物

言以之屬一二字其用非一兵家入門勝負又出時分開休生傷
閉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逐日分壬壬道申以支加支道靈或時
占斗柄柄大角所指之方。又如六壬道申以支加支道靈或時
歲占兵此皆其屬也。趙德曰孫奕疏千支所加支道靈或時
用之。金王在巳午未申酉木王在亥子丑寅卯水王在申酉戌亥
戌亥子火王在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孤虛者其法
以一方畫為孤無畫為虛。二實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
北方。向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如周武王犯
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日破慕容之類是也。又曰戰陳
之法。背孤擊虛。則吉。史記律書以十干十二支配五音十二
律。而序云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商知
吉凶。所尚也。效勝。注謂孤虛。王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相之屬。又常集。類而推之。

民之心也。和也。分兩句為下文。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
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

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昔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趙氏曰
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趙氏曰非
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知人。和則亦不可取。勝况時不
但人和是本。利屬地。人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
時。萬天利。不利。屬地。人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况時不
必在我。通攻。金履祥曰。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
者。可待。通攻。金履祥曰。黃牛皮者為犀甲。青牛皮者為兕甲。
人米。與穀。後出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緩急。兼儲。後出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安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
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元元師曰。封疆山谿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
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去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讓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王先謙說疾以口意本不誠今問疾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醫家虛文美觀意亦非誠也仲子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應平亮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與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輔氏曰丑之於敬孝也曲拳奔之所知故曰敬之小者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即王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以然音夫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反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獲官謂朝內在外不俟車並出記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一哉與平去聲謙口

謙恨也少也或作慊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謙亦但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

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讀疑子孟辨曰：達通也。三者不相值，則各伸其尊而無所屈。一或相值，則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故朝廷之上，以所屈之齒德加焉。至論其出長老而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趨首於伊周之前矣。其迭為出使民之致崇焉，惟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在而致隆焉，惟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致隆焉。惟義不異於孟子之言也。蓋有偶然而得之及於朝廷，而人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及於心。惟德者則不富其身，刑於家，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亦或以貌而不及於心。惟德者則不師弟，子問意見之相合固如此。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饒氏曰：何處見得李而後臣？蓋李師之臣相之也。謂尹之辭，无所遜於湯桓之於管仲，則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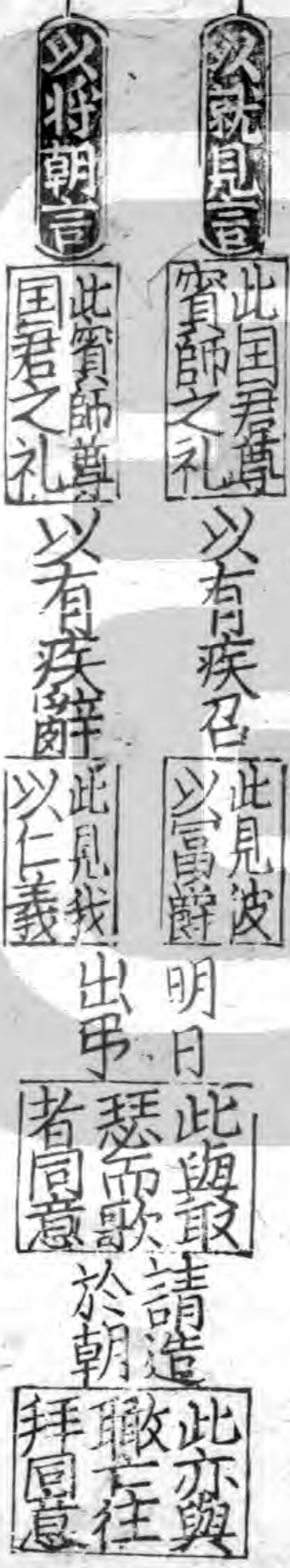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已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若曰：孟子之於齊，處上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若當仕有官職乃○此章見
 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恭於外貌
 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心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
 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上下之交惟不尚合然後
 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矣此自然之理也
 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強以
 譎時君上日驕而下日趨於亂而世俗猶以孟子為迂闊亦可
 憐矣○張氏曰孔子曰子之去魯不朝而不知者以爲肉也知
 者以爲君也無氏曰禮者則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不知者以
 以爲君也無氏曰禮者則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不知者以
 克知何怪於景田乎將朝也禮也間王託疾子之門人近焉猶不
 明之日出甲欲疾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便仲子之言而孟子之
 告之曰昔者疾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便仲子之言而孟子之
 紛哉王託疾者疾王深惟其故取瑟意也便仲子之言而孟子之
 孟子則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
 敬也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
 者也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僕人皆可為堯舜也孟子則
 無不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知於齊何也王
 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
 意皆存焉

齊王孟子



見王敬子

見王敬子此以敬未見敬王之小言此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
 湯之於伊尹此見君學而後臣此見君不勞而王不學高
 富貴為重

孟子所言

非堯舜道此以敬不敢以陳之大言而以責難陳善為敬
 桓公於管仲學而後臣而以貴德不勞而霸尊為賢

右第二章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

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之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比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輔氏曰陳臻只就爭亦校 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
不受 贖徐 刃反

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三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
受 為去其 為去其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
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 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
而可以貨取乎 焉於 皮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 未有所處則元聲 取猶

致也 語錄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度是彼他氏以貨賂薛君了 受而受其動字是處物為義之廣否曰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 蔽於物而見物之大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 焉物有大義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因 之安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因 哉

○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 通作唯當 於理而已 此非特可知此無子尹氏并言言之者孝者觀 此非特可知此無子尹氏并言言之者孝者觀

君子辭受去取

齊餽兼金百 此謂無處之餽 宋餽卅鎰 此謂有行之餽 薛餽五十鎰 此謂有戒之餽 皆當於理

右第三章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
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二 夫上

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率也戟有枝兵也

通致

日戰單枝日

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其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

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

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

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也亦

七欲其堅厚又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輔氏

想只過於厚觀易謂喪葬取之大過可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

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財也

或曰為當作而非獨指棺槨而言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後乎校必二反

比猶為下也也化者死者也後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

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江氏近直曰此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天下愛惜此物而薄

於吾親也或問不以為天下儉其親也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

之言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略與此同

也○張氏曰欲使比及其化而土不至親膚而後庶幾無所恨

盡於人此則不可矣夫良也而後世厚葬之過其非天理也蓋曰

於吾心於此身與棺必盡於人心也過是而後有則亦非天理也蓋曰

得為而惜為與可為而不為校也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此是無以盡

所能為者制不得為者決不為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

喪葬古禮

盡於人心

不可

不得不可為悅

不可

過為得之何可

非為觀美也。無財不可為悅。有財不怨。

右第七章

孟子四卷十一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也。孟子曰不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與之與平。下伐。與同。夫音扶。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節解見音同。前

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

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輔氏曰沈同問燕

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

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

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

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

謂子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

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

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于孟子之言。則誤

矣。語錄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父子君臣。如此固可有伐之

則可以殺之。○饒氏曰惟士師則可以殺之。但曰惟天吏

何可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之。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

在伐天吏。所命者士師。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

之在伐天吏。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

已之不可伐。人

以子噲與燕言

不可私與

○此有所伐之理

以子之受燕言

不可私受

以天吏可伐言

不可輕伐

伐燕可否

以士師可殺言 不可輕殺

右第八章

孟子四卷十二

○燕人畔。王曰吾其斬之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唯

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

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於此皆平言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

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

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子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

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

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與上言管叔

不如舜之與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

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

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平言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

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

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黜象

故封之天下管蔡將危周公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

亦宜乎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

以其弟為謀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之心誠信而喜象不忍逆

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

爾者
爾
曲盡人情矣。舜與周公皆是處聖人之不幸。使其易也。而處則皆然也。此乃是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過也。孟子責賈為君文過之。○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去之心。有不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評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之曲為辯說。而沮在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去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數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一章齊人伐燕十一小章齊人伐燕

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過也。宜矣。賈為君文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不期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智者弗為也。此弟惡未萌。而以惡逆之。智者弗為也。且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由君子觀之。智者弗為也。且智者弗為也。不期以私恩害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故

以齊王世勳言

此本汗善改過之機

以陳賈元患言

此又遂非文過之機

以齊人機燕言

殺其父兄天理人係累子弟倫安在

以燕人畔言

此燕人不幸而為此

以武王時殷言

立武庚使天理人管叔監國倫之至

以管叔畔言

此聖人不幸而當此

以古之君子言

无非仁善改過之美

以今之君子言

无非遂非文過之惡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

耳固所願也

願音

○謙言侍賢者皆其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

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

時子齊臣也古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

受六斛四斗於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

受富是為欲富乎

夫音扶

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時子不

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為卿嘗

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為此也

況本非欲富乎輔氏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

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能

斷焉

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徒玩

岡壘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

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

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

反扶又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
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
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
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

不得於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
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孟子有引喻以然之字而不復

氏曰文王開義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程子曰齊王所以處此孟子者未爲
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辨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

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齊王固不得有孟子之心

繼此得見

孟子此道不固所願也

此孟子使已爲政不用則亦不苟去已矣又使子弟爲卿求於彼之小人

致爲行故去

臣歸之本心中國授室

此齊王而愛萬是乎欲富乎末求於彼之君子欲利誘必求龍斷而登之此既得於此又求於彼之賤夫

養以萬鍾

右第十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晝作晝音獲下同

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爲去声下同

隱憑也安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

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

則不能安子思泚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

其身齊則諸反復扶又反語去声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音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去達
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泚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
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
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或問泚柳申詳無人
安其身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由之堯面汗
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人道之誠意乃能安而留之泚
柳宜開門以避公之不可見申詳見禮也二子非有賢
其賢可知繆公持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子思則自有此
者只及得一子則自處又豈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上

子思宜也故未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泚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无賢臣耳

長章孟子曰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上王
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
我之外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倪氏曰子思之於齊齊王既
以安孟子矣次焉而齊之賢臣又無賢者為之待子思固无
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无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

右第十一章

○子孟子去齊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
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
不遇故去二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此客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不察其誠子為長者慮
此君恐臣
此臣恐君
不察其誠
而不及子思
此可
見君
本無
愛賢
之心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二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

改諸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

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

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永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郊野

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

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

入善輝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奴倖倖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倖形頂反

倖倖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

意三宿出晝予日望之此本心也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

違之情而荷反何可貴者所以為果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錄孟子與荷蕢者皆是憂則違之但荷蕢者果於去不若孟子

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聖人

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張氏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

非若荷蕢者以果於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鉅而不敏然異

格下節非獨情以自去也○張氏曰齊王資雖鉅而不敏然異

而其憂則違之之情與荷貴之熱然忘情者大不同也○先師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阻於城舍又必不行大國齊梁也梁惠不足與有行襄尤安天下無幾焉者其齊宣乎齊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不能自己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千里見王可見其所欲王如用予

豈徒齊民安此行道濟時天下民舉安汲汲之本心

不遇故夫可見不得已王由足為善

庶幾改之此愛君澤民予日望之倦倦之餘意

右第十一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教之以數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前日言不怨天不尤人之時與今日所過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去聲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私列

伊尹素實宜生之屬補遺十八年舜在位五十年禹至桀一十七王四百三十三年為商是堯舜至湯共五百八十年陽至紂三十五百六十八年而周興

自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以有

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得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
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天意或欲平治天
謂能平治天下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而實未嘗不豫也
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循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又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之憂而亦不害其樂天
知命之樂其無幾乎○輔氏曰不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
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
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以聖賢言

堯舜禹

皆五百餘

湯文武

年聖人出

以天欲平治言

以數則過

若有不豫

此見孟子
愛世之志

事陶鑿契

伊尹萊朱

皆名一世

以如欲平治言

賞之世

何為不豫

此見孟子
樂天之誠

以名世言

太公望星

而為輔佐

右第十三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道不行於齊其故有

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恐只是因師旅○孔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

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

已為去志久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無我齊王之可

受者又以去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觀其感括

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望焉言徒為苟留也哉此篇載孟

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其備孝者所宜深究也饒氏

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往見行
可者見信道理可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見其道之
召不侯所以然於不受祿也。又曰禮期有常義則有種如君命
日一不受其祿則此為祿所廢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
去齊王猶欲以萬鐘廢之豈知孟子者言意戰國之世
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曾仲博乎

以仕而受祿言禮之常

以退有去志言志在必去故有不受之由

以不受齊祿言禮之變

以繼有師命言勢難凍夫而無終受之理

右第十四章

齊宣王問曰

孟子卷之四

